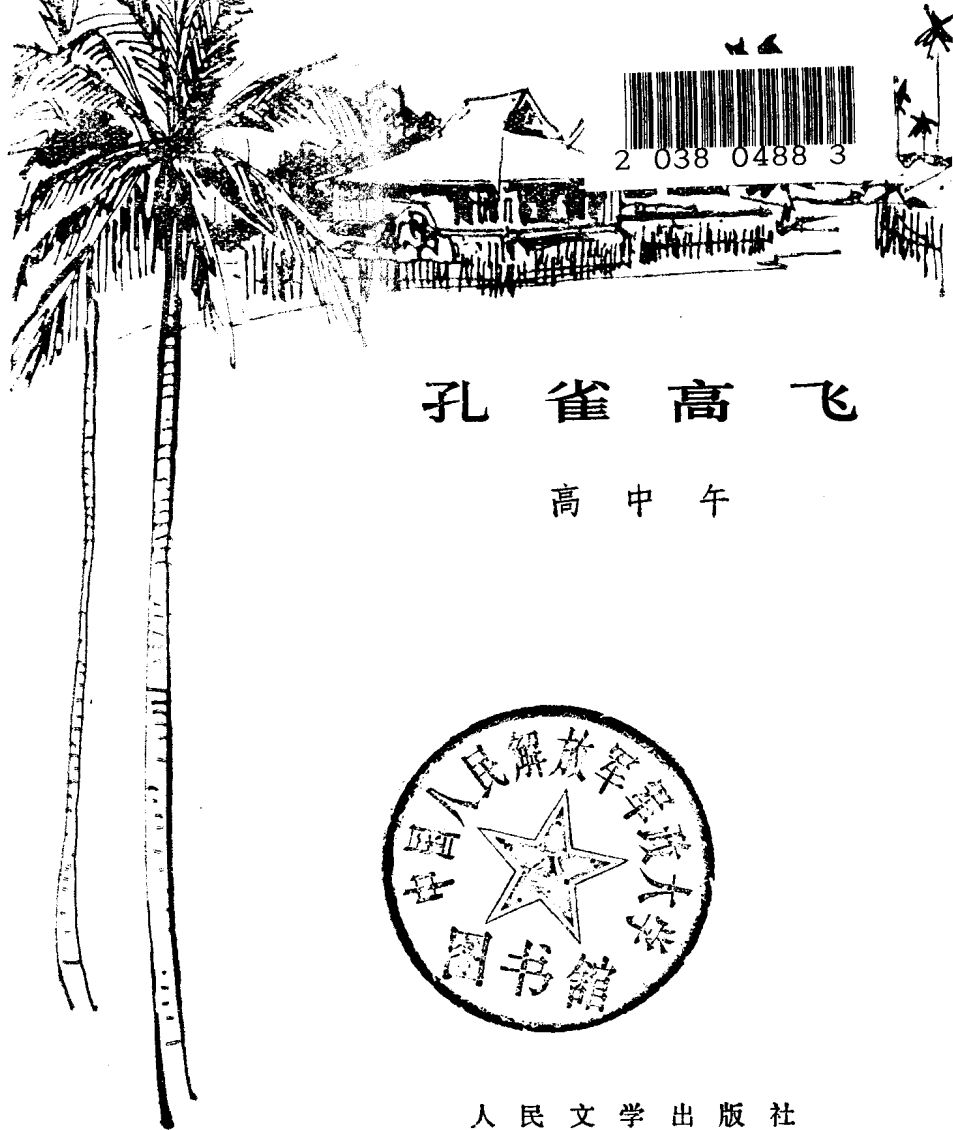


孔雀高飞

高中 午





孔雀高飞

高中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孔雀高飞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407,005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1}{4}$ 插页2

1976年9月北京第1版

197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74

定价1.25元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细腻明洁的笔触，描述了边疆傣族人民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复辟倒退，向阶级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作品从各个角度，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深刻地揭示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热情地歌颂了傣族贫下中农象他们所喜爱的孔雀一样，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展翅高飞，勇往直前。

作品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刻画了少数民族干部在党的关怀下逐步成长的过程；突出地塑造了农业社社长恩帅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表现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反映了他在党的领导下率领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顽强革命精神。

小说故事引人，语言洗练，富有亚热带绚丽的地方色彩。

封面画：梅 肖 青

第一章

亚热带的炎热总是来得很早。

火红的太阳蒸烤着大地，热风滚过，大路上扬起阵阵黄尘。广阔的坝子里，土地还在酣睡，成群的八哥和斑鸠，在杂草丛生的田地里扑腾嬉戏。快活的溪水低吟着娓娓的歌声，穿过寂静的田野，穿过翠绿的风尾竹丛，穿过幽静的傣族村寨，穿过国境线，静悄悄地流入邻国的土地。牧放在田坝里的牛群，懒洋洋地摇摆着尾巴，不知是由于不堪烈日的曝晒呢，还是难以忍受这过分安静的清闲，它们昂起头，望着多云的晴空，哞哞地叫着。

现在是一九五六年三月。虽然还不到耕种的季节，但是千百年来第一次成为土地主人的傣族农民，却禁不住心中的兴奋，提前到田里来走动了。平坦坦的坝子里，这里那里，到处都能看见一两个穿着青布裤白布褂的傣族人在走动。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绕着去年土改时分得的田地走着，不时抓起一块潮湿的泥土，在手掌心里揉搓着，察看着，脸上浮起笑容。他们绕着自家的田地走上一遭，然后便在田边地角蹲下来，扬起缠着白布包头的脑袋，或者低垂着戴有黑色毡帽的脑袋，一边裹烟，一边在心中暗

自盘算：今年该怎样来打整自家的田地。

有几个农民，在自家的田地里看上一阵之后，便相约着朝路边的大青树下走来。大青树下有一眼用石头砌成的水井，井边竖着用青竹搭成的架子，架子上安放着一只大肚子瓦罐，里面盛满清凉的井水，专供路人饮用。人们来到大青树下，先喝一口甜甜的井水，抹一抹嘴唇，然后便各自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找个地方坐下来。他们一边安闲地卷着烟丝，一边满怀兴致地说些闲话，有的谈论今年的生产计划，有的谈论今年的天气和节令。他们当中，有几位是罕撒寨子去年割谷时，临时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的组员，他们几位则坐在一起谈论去年办互助组的好处。

去年土改时候的积极分子，十九岁的姑娘梅恩，刚才同月团、喊珍等几个伙伴，去远处寨子串亲访友归来，路过这里，也在树下坐着休息。那梅恩穿一条紫色长统裙，一边用笠帽使劲地扇着风，一边专心地听大家说话。听见面前坐着的几位谈论的是办互助组的事情，就说：

“各位大哥，今年我们还是互助吧。前两日恩帅大哥说，今年我们办一个常年互助组，我也这么想，就不知你们喜欢不？”

“办个常年互助组，倒是好。”四十来岁的贫农波梅锦^①点头说道，“去年土地改革，家家都分得田地，搞生产的积极性比哪一年都要高，今年要是再办个常年互助组，不消说，

①。波，傣语，父亲之意；波梅锦，就是梅锦的父亲。

生产一定会搞得更好。”

“办互助组我也赞成，”四十多岁的贫农曼喊热情地说，“我家虽说分得田地，家底子比你们都薄，困难扎实多，今年要是办起互助组，我就样事都不发愁了。”

“只要恩帅肯出面领导，我就参加互助组。”粗壮结实的波梅锦说。

“我也参加。”矮小干瘦的曼喊说。

梅恩听后很是高兴，她说：“既是你们也都喜欢，我就去向恩帅大哥回句话。去年我们的互助组小了点，今年我们要办大些。你们几位大哥也都分头去串连串连，看看还有哪家喜欢的，先报个名。前两日恩帅大哥说，等到他的摆子病一好，就召集大家开个会，立个章程。……”

没等梅恩把话说完，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中农瓦双，这时叹息一声，低声说道：“怕只怕，今年互助不成了！”

“为哪样？”梅恩问。

“今年不同去年，”瓦双叹息道，“今年，工作组的老王不在嘛。”

“老王不在，恩帅大哥在呢，”梅恩认真地说道，“恩帅大哥，是我们的互助组长！”

“恩帅会遇到困难呢，”瓦双摇头说道，“政府的政策，恩帅也只学得一小点。上面不派工作组来领导，我们又认不得政策，就象一群瞎眼牛闯进园子，会把事情办坏呢！”

听见瓦双这样说，为人忠厚而又有些胆小怕事的曼喊，也显得有些不安地说道：“瓦双大哥的这个话，有道理。我

们都只认得老理老路，得有人来领导；没有人来领导，我们只怕会走错路，办错事呢！”

梅恩笑起来，说道：“这个，我看不消担心！有恩帅大哥领导，不会走错路办错事的。只要大家心齐，不会，我们就学，不懂，我们就问，一定能把互助组办好。老王不在，党支部还在，支部上面还有县委，领导离我们都不远，认不得政策，我们就去人向支部向县委请示，再不，我们就派上个得力的人去内地参观学习。去年土改的时候，工作组的老王就常向我们说，要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要自己解放自己！”

波梅锦抬起头来说道：“我赞成梅恩刚才说的话。只要有党的领导，就是老王不在，恩帅也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恩帅虽说比我们年轻几岁，但是肯想问题，又和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他当领导，我倒是信得过。”

经梅恩和波梅锦这样一说，本来显得有些不安的曼喊，心里又踏实多了，他说：“也是，从解放到这阵，恩帅无论做哪样事，都处处合我们的心意。”

正这时候，突然有人低声说道：“你们看——那是哪个，骑着马，在田坝里走？”

大家都同时抬头望去。只见田坝里，果然有一匹小白马，驮着一个人，在慢悠悠地走着。

梅恩抬起头朝田坝里瞄一眼，鄙夷地说道：“还会是哪个，从前的波郎^①线国安^②嘛！这个老家伙，如今在田里走来走去，只怕是要出哪样坏主意了！”

波梅锦沉思地说道：“是呀，对从前的官家贵族，得处处

提防才好。”

去年土改时被推翻了的贵族官家线国安，骑在一匹矮小的白马上。这是一个年逾六十的小老头，长得又矮又瘦，周身干瘪。他脸上堆满皱纹，没有一丝血色，但是却有一双锐利的小眼睛，闪烁着冷冰冰的光芒。他也是出来看田地的。适才间，他扬鞭赶马，让小白马在曾经属于他管辖的田野里尽兴地跑了一通，直跑得浑身流汗，他才停下来。现在，他摇摇晃晃地坐在马背上，一边用手巾使劲地擦拭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一边漫不经心地观赏着四周的景物。四周的风光无限好，那阡陌纵横的田野，那青的山，绿的水，热辣辣的阳光，迎面扑来的微风，本来是能够引得他心醉的，然而当他一想到，他脚下的土地——那原本属于土司所有，而几十年来一直由他管辖的土地^③，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属于农民所有时，他心中不禁掠过一阵阵隐痛。

骑在马上线国安原来是土司手下的一品属官。他不但曾经在土司的衙门里担负过重要官职，而且还受封管理

① 波郎，傣族封建领主——土司属下的贵族官员，通译为属官。波郎世卿世禄，除了在土司的司署里担任重要职务外，还根据官阶品级，分管若干村寨。

② 线，是姓。在封建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傣族地区，只有贵族才有姓，广大农民没有姓。在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傣族地区，农民有姓。

③ 在封建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傣族地区，土地、山林、河流尽属封建领主土司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广大农民无权占有土地。即使贵族官员占有的土地，其所有权也仍在封建领主手里。

着两个畛^①的领地。凭着这样的地位，凭着这样的权势，在这偏远的地区来说，也就算得上是威霸一方的人物了。几十年来，他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享尽荣华富贵。又谁知好景不长，前几年来了共产党和解放军，领导穷苦人民翻身闹革命，打倒封建剥削阶级，一下子把他从人间的“宝座”上掀下来。线国安至今想起来，还觉得象是刚刚做过的恶梦一般。

小白马在田间小道上轻快地小跑着，马蹄发出得得的响声。线国安从怀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擦燃火柴点着。马儿正跑得欢快，线国安却一勒马缰，让马儿站住。他歪身坐在马上，十分有兴趣地打量着面前的几丘田地。这是二流子板晃在土改时分得的几丘田，可是从昨天起，这几丘田已经变成线国安所有了。板晃因为赌钱成性，把一切都卖个精光，再没有别的东西好卖，他就想到卖那几丘田。虽说这是政府分给他的田地，但他丝毫不感到可惜，就把田地卖给了线国安。现在，线国安望着这几丘肥沃的田地，心中生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他微微一笑，心里说：“好主意！你共产党用赎买政策把我们官家的土地买去分给了农民^②，好！

① 畛，傣族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农村行政单位，一个畛管理数个村寨，相当于汉族地区的乡。

②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由于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于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傣族地区，党和政府本着保证消灭封建制度和基本上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原则，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充分发动群众同自上而下的和民族上层相协商的方式，对领主、地主实行赎买政策，有的地区于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有的地区于一九五六年，相继实现了土地改革。

我再用钱把它买回来！我哪怕是用双倍的钱也要买回来！”

线国安打一下马屁股，马儿又慢吞吞地走起来。他在马上摇晃着，心中暗暗劝慰自己：“不消担心，不消着急，竹子砍了还会发芽，会长鸡棕^①的地方总是要长鸡棕的。”

马儿走上大路，迎面遇见人民政府的乡长罕哼。这是一个手脚粗大、身躯魁伟的大汉，四十多岁，他那黧黑的脸膛，丰厚的嘴唇，碗口粗的胳膊，象板锄一样的大脚板，都向人们表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今天他穿一件破旧的白褂子，敞着胸怀；下身穿一条青布裤，裤管挽至小腿，一双赤脚板被黄尘裹紧；厚实的胸脯上无数股汗水在流淌，而头上却依然缠着一条舍不得取下的包头巾。

线国安一见他，便赶紧跳下马，迎上去招呼道：“哎呀，乡长，这样的大热天，还外出跑公事呀！”

罕哼站住，回答说：“我到前面寨子去了解两个情况，统计几个数字，顺便也讨碗喜酒喝。”

线国安显得十分关切地向罕哼说：“如今你们这些做父母官的，也真是辛苦哇！我听说，明天我们罕撒寨子的瑞庄要招上门女婿，想必你是一定要去喝两碗的罗？”

罕哼笑着说：“这还消说！这门亲事，我是喜欢的，自然得去坐坐！”

线国安笑呵呵地恭维道：“眼下你是一颗闪光的宝石，百姓娶亲嫁女，你不去，主人脸上无光彩，客人喝起酒来也

^① 鸡棕，菌类的一种，雨后极易生长。

不甜嘛。”

罕哼马上纠正道：“你这话不对！如今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好领导，我们傣族贫下中农，个个都是闪光的宝石！”

线国安被呛得十分尴尬，忙说：“这话对，这话对。”

乡长罕哼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向线国安说：“你这次从城里回来，虽说是来养病，但也要注意改造思想，要多靠近政府，凡事都要听政府的领导！”

线国安忙陪着笑脸回答：“去年土地改革，对我教育实在深刻，我真是永生难忘。从今后，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处处按政府的政策办事。乡长，往后你还要多关照多指点呀！”

罕哼冷冷地回答说：“我看，也不消我来指点关照罗，反正，今后你听见些什么，看见些什么，都要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也要随时向政府汇报！”说罢，转过身，丢下线国安，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线国安沉下脸望着罕哼走远，才在鼻子里极不自然地哼一声，而后再翻身上马。

马儿来到大青树下，看见树下有人，线国安不慌不忙又带住马缰。见树下面坐着的，有几位是去年办的那个互助组的组员，为首的，正是去年秋天土改时在斗争会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梅恩，他心中一怔，禁不住欠身问道：

“诸位在这里聚会，想必是又在商量办互助组的事情？”

梅恩不屑地回答道：“对啦，就是商量办互助组的事情，又怎么样？”

线国安皮笑肉不笑地回答说：“好，好，互助组好。不过，这互助组好是好，就只怕今后办不成罗。”

梅恩立马从草地上站起来，圆瞪着两只大眼睛，问：“你在说什么？”

曼喊多少有些不安，忙问：“这是为哪样？”

线国安冷冷地回答说：“上面有人说啦，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不能搞什么互助合作！”

“真的？”曼喊感到震惊。

“你造谣！”梅恩却指着线国安，厉声斥责。

线国安冷冷一笑，慢声说道：“诸位设若不信，派人去县里打听打听，就知道我线某人的话是不是谣言了。”说罢，回过头，一抖马缰，马儿便飞跑着离开了大青树。马儿已经跑出一箭之地，线国安还隐约听见身后传来梅恩的咒骂声：“狗官家！尽说破坏话！……”

线国安心中十分烦躁不安。他心里想：“这汉族地方掀起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想到才几个月，就传到这边界地方来了！长此下去，如何是好？”越想越烦躁的线国安，只嫌马儿跑得太慢，他随手朝马屁股上狠狠抽了几鞭。

马儿扬起四蹄，疯狂地飞跑着，身后卷起滚滚黄尘。路上，挑竹箩的傣族姑娘，害怕地惊叫着跑了开去；胆大的小伙子们，则捡起土块，怒骂着，猛力地向小白马打去。线国安连头也不回，让白马冲散路上的人群，直向寨内奔跑。

突然，从路边传来一声严厉的喝斥：

“站住！”

线国安似乎并未听见，一任白马飞快地奔跑。紧接着，身后又传来更为严厉的喝声：

“站住！”

线国安身不由己地急忙勒住白马，受惊的白马腾空而起，差点儿把他从马背上抛下来。

一个年轻的汉子猛然跃到线国安的马前，象一棵挺拔的菩提树立在路中间，挡住去路。那汉子看上去约莫有二十六七岁的光景，高高的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膛，一张微黑而又刚毅的脸上，有着宽阔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略嫌过高的鼻梁，两只深邃而清澈的大眼睛，闪烁着严峻的光芒。他身穿青布裤白布褂，头上戴一顶草绿色的旧军帽，腰间紧紧扎着一条牛皮带，脚登一双洗得发白的旧胶鞋，手中提一支闪亮的卡宾枪，威严地站立在线国安面前，英姿勃勃。

那汉子满脸怒气，指着地下，命令线国安：

“下来！”

线国安看一眼面前的汉子，稍稍有些犹豫，还不肯就此下马。

那汉子的一对浓眉立刻竖立起来，两道逼人的眼光象两把利剑，直刺线国安：

“下来！”

无可奈何的线国安微微闭上双眼，只好默默地俯身滚鞍下马。

那年轻汉子横眉冷眼，指着通向寨内的道路，命令线

国安：

“牵起你的马——回去！”

线国安低下头，牵起马，默不作声地从那年轻汉子的身旁绕过，默不作声地向寨内走去。

那汉子转过身，一手提枪，一手叉腰，一动也不动地站立在大路中间，定定地望着线国安那佝偻着的身影，缓慢而又笨拙地消失在杂乱的竹林后面。

这时候，一个年轻妇女从寨内跑出来，一眼望见那昂然站立在路中间的余怒未息的汉子，就埋怨道：“恩帅！你正在病中，怎么一个人就跑出寨子来了？”

第二章

富裕中农瑞庄家高大的竹楼前，今日十分热闹，咚咚的象脚鼓声和咣咣的铙锣声不停地响着，以强烈的诱惑力向人们召唤：来瑞庄家做客吧，这里有欢乐，这里有酒肉！

今天，罕撒寨孤身一人的青年农民体相，到瑞庄家当上门女婿，同瑞庄的女儿玉捧结婚。

瑞庄那块宽敞的园子地里，篱笆边起排列着五六口大铁锅，锅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几个充任厨师的老头忙得满头大汗，正在用长勺打菜。七八个穿戴体面的青年男女，手里托着黑色漆盘，穿梭般地来往不停，为客人们端菜送酒。芒果树下，柚子树旁，安放十来张象筐子一般的竹桌，每桌摆有五碗大菜：一碗碎猪肉，一碗牛肉炒酸菜，一碗加了黄色咖喱粉的豆腐，一碗青菜，一碗豆芽；还有一大碗苦肠米线。真是丰盛啊！走遍全乡，也难以找见这样慷慨大方的主人。七八十位客人——有本寨的，也有其他寨子的，甚至还有其他乡的——男人和男人坐在一桌，女人同女人坐在一起；有的坐在矮凳上，有的就地蹲着，端着大小不一的粗碗，举着长短不齐的竹筷，兴高采烈地吃着，喝着。园子地里，一片愉快的嘈杂声。

主人瑞庄怀着富足庄稼人所特有的优越感，摇晃着高大的身躯，在人群里巡视着。他骨节高大，身架魁伟，方方正正的头颅，紫黑色的脸膛上，悬挂着一对扫帚眉，四四方方的大嘴上边，蓄着一溜齐刷刷的胡子，显得十分威严。他穿一套崭新的土黄色衣裤，头上缠一条平平整整白白净净的包头布，脚拖一双拖鞋，脸上挂着笑，每到一桌，都向客人们说：“多吃点，多吃点。多谢众位看得起我。下午再来，一定来。”客人们也都齐声向主人说：“谢罗，谢罗！”瑞庄却满怀谦逊地回答说：“不谢，不谢，都是一天见几次面的人，就不消谢了！”

瑞庄在园子地里巡视一遍，同所有的客人都见过面，当他想一个人坐下来安静一会儿的时候，却觉得心头很有些不舒服。园子地里已经坐满客人，竹楼里面还有一批客人在等着用饭，而新的客人还在不断地涌来，但他瑞庄还是感到不快。今日，寨子里的领导人——大组长^①恩帅不来做客，有几位积极分子也不来，这使得一向十分自负的瑞庄很恼火。按照那古老的习惯法的约定，一家办酒，寨子里家家户户都要来人相帮，全寨的人都要来做客，这样，主人的脸上才会有光彩。瑞庄虽说算不得是寨子里的首户，但也够富裕的了，他自己觉得，他的个头要比别人高些，脸面要比别人大些，这次招女婿上门，他不怕破费钱米，定要大宴宾客，不光要把本寨的客人请到，还要把远近寨子的客

^① 大组长相当于村长。